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四

第四回

趙貞外重修文殊院 魯智深大鬧五臺山

詩曰

躲難逃灾入代州 恩人相遇喜相酬 只因法網重
重布 且向空門好好修 打坐參禪求解脫 籠茶
淡飯度春秋 他年證果塵緣滿 好向彌陀國裡遊
話說當下魯提轄紐過身來看時拖扯的不是別人却是
渭州酒樓上救了的金老那老兒直拖魯達到僻靜處說
道恩人你好大膽見今明明地張掛榜文出一千貫賞錢
捉你你緣何却去看榜若不是老漢遇見時却不被做公

的拿了榜上見寫着你年甲貌相貫址魯達道洒家不瞞
你說因爲你上就那日回到狀元橋下正迎着鄭屠那厮
被洒家三拳打死了因此上在逃一到處撞了四五十日
不想來到這里你緣何不回東京去也來到這里金老道
恩人在上自從得恩人救了老漢尋得一輛車子本欲要
回東京去又怕這厮趕來亦無恩人在彼搭救因此不上
東京去隨路望北來撞見一箇京師古鄰來這里做買賣
就帶老漢父子兩口見到這里虧殺了他就與老漢女兒
做媒結交此間一箇大財主趙員外養做外宅衣食豐足
皆出于恩人我女兒常常對他孤老說提轄大恩那箇員
外也愛刺鎗使棒常說道怎地得恩人相會一面也好想

念如何能勾得見且請恩人到家過幾日却再商議魯提
轄便和金老行不得半里到門首只見老兒揭起簾子叫
道我兒大恩人在此那女孩兒濃妝艷裹從裏面出來請
魯達居中坐了插燭也似拜了六拜說道若非恩人垂救
怎能勾有今日魯達看那女子時另是一般丰韻比前不
同但見

金釵斜插掩映烏雲翠袖巧裁輕籠瑞雪櫻桃口淺暈
微紅春筍手半舒嫩玉纖腰嫋娜綠羅裙微露金蓮素
體輕盈紅綉襖偏宜玉體臉堆三月嬌花眉掃初春嫩
柳香肌撲簌瑤臺月翠鬢籠鬆楚岫雲

那女子拜罷便請魯提轄道恩人上樓去請坐魯達道不

須生受酒家便要去金老便道恩人既到這里如何肯放教你便去老兒接了桿棒包裹請到樓上坐定老兒分付道我兒陪侍恩人坐一坐我去安排來魯達道不消多事隨分便好老兒道提轄恩念殺身難報量些粗食薄味何足挂齒女子留住魯達在樓上坐地金老下來叫了家中新討的小廝分付那個姪媛一面燒着火老兒和這小廝上街來買了些鮮魚嫩雞釀鵝肥鮮時新果子之類歸來一面開酒收拾菜蔬都早擺了搬上樓來春臺上放下三箇蓋子三雙筯鋪下菜蔬果子下飯等物姪媛將銀酒壺盪上酒來子父二人輪番把盞金老倒地便拜魯提轄道老人家如何恁地下禮折殺俺也金老說道恩人聽稟前

日老漢初到這里寫箇紅紙牌兒旦夕一炷香子父兩箇兀自拜俚今日恩人親身到此如何不拜魯達道却也難得你這片心三人慢慢地飲酒將及晚也只聽得樓下打將起來魯提轄開窓看時只見樓下三二十人各執白木棍棒口裡都叫拿將下來人叢裡一箇人騎在馬上口裡大喝道休教走了這賊魯達見不是頭拿起^佛。凳子從樓上打將下來金老連忙拍手叫道都不要動手那老兒搶下樓去直至那騎馬的官人身邊說了幾句言語那官人笑將起來便喝散了那二三十人各自去了那官人下馬入到裡面老兒請下魯提轄來那官人撲翻身便拜道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勝似聞名義士提轄受禮魯達便問那金

老道這官人是誰素不相識緣何便拜洒家老兒道這箇便是我兒的官人趙貞外却纔只道老漢引甚麼郎君子弟在樓上吃酒因此引莊客來廝打老漢談知方纔喝散了魯達道原來如此怪貞外不得趙貞外再請魯提轄上樓坐定金老重整盃盤再備酒食相待趙貞外讓魯達上首坐地魯達道洒家怎敢貞外道聊表小弟相敬之禮多聞提轄如此豪傑今日天賜相見實爲萬幸魯達道洒家是箇粗鹵漢子又犯了該死的罪過若蒙貞外不棄貧賤結爲相識但有用洒家處佛便與你去趙貞外大喜動問打死鄭屠一事談些閒話較量些鎗法吃了半夜酒各自歇了次日天明趙貞外道此處恐不穩便可請提轄到敝莊

住幾時魯達問道貴莊在何處貞外道離此間十里多路地名七寶村便是魯達道最好貞外先使人去莊上叫牽兩疋馬來未及晌午馬已到來貞外便請魯提轄上馬叫莊客擔了行李魯達相辭了金老父子二人和趙貞外上了馬兩個並馬行程於路談些閒話投七寶村來不多時早到莊前下馬趙貞外携住魯達的手直至草堂上分賓而坐一面叫殺羊置酒相待晚間收拾客房安歇次日又備酒食管待魯達道貞外錯愛洒家如何報答趙貞外便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如何言報答之事話休絮煩魯達自此之後在這趙貞外莊上住了五七日忽一日兩箇正在書院裡閒坐說話只見金老急急奔來莊上逕到書院

裡見了趙貞外并曾提轄見沒人便對曾達道恩人不是老漢心多爲是恩人前日老漢請在樓上吃酒貞外誤聽人報引領莊客來鬧了街坊後却散了人都有些疑心說開去昨日有三四個做公的來鄰舍街坊打聽得緊只怕要來村裡緝捕恩人倘或有些疎失如之奈何曾達道恁地時酒家佛自去便了趙貞外道若是留提轄在此誠恐有些山高水低教提轄怨暢若不留提轄來許多面皮都不好看趙某却有個道理教提轄萬無一失足可安身避難只怕提轄不肯魯達道酒家是箇該死的人但得一處安身便了做甚麼不肯趙貞外道若如此最好離此間三十餘里有座山喚做五臺山山上有一箇文殊院原是文殊

菩薩道場寺裡有五七百僧人爲頭智真長老是我弟兄我祖上曾捨錢在寺裡是本寺的施主檀越我曾許下剃度一僧在寺裡已買下一道五花度牒在此只不曾有箇心腹之人了這條願心如是提轄肯時一應費用都是趙某備辦委實肯落髮做和尚麼魯達尋思如今便要丟時那里投邊人不如就了這條路罷便道旣蒙貞外做主洒家情愿做了和尚專靠貞外照管當時說定了連夜收拾衣服盤纏段匹禮物排擔了次日早起來叫莊客挑了兩箇取路望五臺山來辰牌已後早到那山下魯提轄看那五臺山時果然好座大山但見

雲遮峰頂日轉山腰嵯峨彷彿接天閑翠嶺參差侵漢

表岩前花木舞春風。暗吐清香洞。口藤蘿披宿雨。倒懸嫩線。飛雲瀑布。銀河影浸月光寒。峭壁蒼松。銖角鈴搖。龍尾動。宜是繇揉藍。染出天生工。積翠粧成。根盤直。壓三千丈。氣勢平吞四百州。

趙負外與魯提轄兩乘轎子擡上山來。一面使莊客前去通報。到得寺前。早有寺中都寺監寺出來迎接。兩個下了轎子去山門外亭子上坐定。寺內智真長老得知。引着首座侍者出山門外來迎接。趙負外和魯達向前施禮。真長老打了問訊。說道：「施主遠出。不易。趙負外答道：「有些小事。特來上剎相浼。真長老便道：「且請負外方丈吃茶。趙負外前行。魯達跟在背後。看那文殊寺。果然是好座。大剎。但見

山門侵峻嶺。佛殿接青雲。鐘樓與月窟相連。經閣共峰巒。對立香積厨。通一泓泉水。衆僧寮納四面。烟霞老僧方丈。斗牛邊。禪客經堂。雲霧裡。白面猿時時獻果。將怪石敲嚮木魚。黃斑鹿日日啣花。向寶殿供養金佛。七層寶塔接丹霄。千古聖僧來大剎。

當時真長老請趙負外并魯達到方丈。長老邀負外向客席而坐。魯達便去下首。坐在禪椅_佛上。負外叫魯達附耳低言。你來這里出家如何。便對長老坐地。魯達道：「洒家不省得起身。立在負外肩下面前。首座維那侍者監寺都寺知客書記依次排立。東西兩班莊客把轎子安頓了一齊搬將盒子入方丈來擺在面前。長老道：「何故又將禮物來寺

中多有相續檀越處趙負外道些小薄禮何足稱謝道人
行童收拾去了趙負外起身道一事啓堂頭大和尚趙某
舊有一條願心許剃一僧在上剃度牒詞簿都已有了到
今不曾剃得今有這箇表弟姓曾名達軍漢出身因見塵
世艱辛情愿弃俗出家萬望長老收錄慈悲慈悲看趙某
薄面披剃爲僧一應所用小子自當準備煩望長老玉成
幸甚長老見說答道這箇事緣是光輝老僧山門容易容
易且請拜茶只見行童托出茶來怎見得那盞茶的好處
有詩爲証

玉蕊金芽真絕品 僧家製造甚工夫 兔毫盞內香
雲白 蟹眼湯中細浪鋪 戰退睡魔離枕席 增添

清氣入肌膚 仙茶自合桃源種 不許移根傍帝都

真長老與趙負外衆人茶罷收了盞托真長老便喚首座
維那商議剃度這人分付監寺都寺安排辦齋只見首座

與衆僧自去商議道這箇人不似出家的模樣肉一雙眼恰

似賊一般衆僧道知客你去邀請客人坐地我們與長老

計較知客出來請趙負外魯達到客館裡坐地首座衆僧

稟長老說道却纔這箇要出家的人形容醜惡貌相兇頑

不可剃度他恐久後累及山門長老道他是趙負外檀越

的兄弟如何撇得他的面皮你等衆人且休疑心待我看

一看焚起一炷信香長老上禪椅盤膝而坐口誦呪語入

定去了一炷香過却好回來對衆僧說道只顧剃度他此

人上應天星心地剛直雖然時下兇頑命中駁雜久後却得清淨正果非凡汝等皆不及他可記吾言勿得推阻首座道長老只是護短我等只得從他不諫不是諫他不從便了長老叫備齋食請趙負外等方丈會齋齋罷監寺打了單帳趙負外取出銀兩教人買辦物料一面在寺裡做僧鞋僧衣僧帽袈裟拜具一兩日都已完備長老選了吉日良時教鳴鴻鐘擊動法鼓就法堂內會集大眾整整齊齊五六百僧人盡披袈裟都到法座下合掌作禮分作兩班趙負外取出銀錠表禮信香向法座前禮拜了表白宣疏已罷行童引魯達到法座下維那教魯達除了巾幘把頭髮分做九路縮了捫揲起來淨髮人先把一週遭都剃

了却待剃髭鬚魯達道留了。這些兒還洒家也好。衆僧忍笑不住真長老在法座上道大眾聽偈念道

寸草不留 六根清淨 與汝剃了 免得爭競未必未必

長老念罷偈言喝一聲咄盡皆剃去淨髮人只一刀盡皆剃了首座呈將度牒上法座前請長老賜法名長老拿着空頭度牒而說偈曰

靈光一點 價值千金 佛法廣大 賜名智深

長老賜名已罷把度牒轉將下來書記僧填寫了度牒付與魯智深收受長老又賜法衣袈裟教智深穿了監寺引上法座前長老用手與他摩頂受記道一要皈依三寶二要歸奉佛法三要歸敬師友此是三歸五戒者一不要殺

戒酒
不來
人
心
怕
食

生二不要偷盜三不要邪淫四不要貪酒五不要妄語智
深不曉得禪宗答應是否兩字却便道酒家記得衆僧都
笑受記已罷趙負外請衆僧到雲堂裡坐下焚香設齋供
獻大小職事僧人各有上賀禮物都寺引魯智深參拜了
衆師兄師弟又引去僧堂背後叢林裡選佛場坐地當夜
無事次日趙負外要回告辭長老留連不住早齋已罷并
衆僧都送出山門趙負外合掌道長老在上衆師父在此
凡事慈悲小弟智深乃是愚鹵直人早晚禮數不到言語
冒瀆誤犯清規萬望觀趙其薄面恕免恕免長老道負外
放心老僧自慢慢地教他念經誦呪辦道參禪負外道日
後日得報答人叢裡喚智深到松樹下低低分付道賢弟

你從今日難比往常凡事自宜省戒切不可托大倘有不
然難以相見保重保重早晚衣服我自使人送來智深道
不索哥哥說酒家都依了當時趙負外相辭長老再別了
衆人上轎引了莊客拖了一乘空轎取了盒子下山回家
去了當下長老自引了衆僧回寺話說魯智深回到叢林
選佛場中禪床上撲倒頭便睡上下肩兩個禪和子推他
起來說道使不得既要出家如何不學坐禪智深道酒家
自睡干你甚事禪和道善哉智深裸袖道團魚酒家也吃
甚麼善哉禪和子道却是苦也智深便道團魚大腹又肥
甜了好吃那得苦也上下肩禪和子都不采他由他自睡
了次日要去對長老說知智深如此無禮首座勸道長老

說道他後來正果非凡我等皆不及他只是護短你們且沒奈何休與他一般見識禪和子自去了智深見沒人說他到晚放翻身體橫羅十字倒在禪床上睡夜間鼻如雷嚮如要起來淨手大驚小怪只在佛殿後撒尿撒尿佛遍地都是侍者稟長老說智深好生無禮全沒些箇出家人體面藁林中如何安着得此等之人長老喝道胡說且看檀越之面後來必改自此無人敢說魯智深在五臺山寺中不覺攪了四五個月時遇初冬天氣智深久靜思動當日晴明得好智深穿了皂布直裰繫了鴉青緣換了僧鞋大踏步走出山門來信步行到半山亭子上坐在鵝項巖發上尋思道干鳥麼俺往常好酒好肉每日不離口如今教酒家做了和尚餓得乾驚了趙貞外這幾日又不使人送些東西來與酒家吃口中淡出鳥來這早晚怎地得些酒來吃也好正想酒俚只見遠遠地一個漢子挑着一付擔桶唱上山來上面盖着桶盖那漢子手裡拿着一個鏹鏹唱着上來唱道

九里山前作戰場 牧童拾得舊刀鎗 順風吹動鳥

江水 好似虞姬別霸王

魯智深觀見那漢子擔擔桶上來坐在亭子上看這漢子也來亭子上歇下擔桶智深道兀那漢子你那桶裡甚麼東西那漢子道好酒智深道多少錢一桶那漢子道和尚你真個也是作耍智深道酒家和你耍甚麼那漢子道我

這酒挑上去只賣與寺內火工道人直廳轎夫老郎們做生活的吃本寺長老已有法旨但賣與和尚們吃了我們都被長老責罰追了本錢趕出屋去我們見閉着本寺的本錢見住着本寺的屋宇如何敢賣與你吃智深道真箇不賣那漢子道殺了我也不賣智深道酒家也不殺你只惡要問你買酒吃那漢子見不是頭挑了檐桶便走智深趕下亭子來雙手拿住匾擔只一脚交當踢着那漢子雙手掩着做一堆蹲在地下半日起不得智深把那兩桶酒都提在亭子上地下拾起鏟子開了桶蓋只顧昏冷酒吃無移時兩桶酒吃了一桶智深道漢子明日來寺裡討錢那漢子方纔疼止又怕寺裡長老得知壞了衣飯忍氣吞聲

那里敢討錢把酒分做兩半桶挑了拿了鏟子飛也似下山去了只說魯智深在亭子上坐了半日酒却上來下得亭子松樹根邊又坐了半歇酒越湧上來智深把皂直裰褪膊下來把兩隻袖子纏在腰裡露出脊背上花綉來撮着兩個膀子上山來看時但見

頭重脚輕對明月眼紅面赤前合後仰趁清風東倒西歪浪浪踉踉上山來似當風之鶴擺擺搖搖回寺去如出水之龜脚尖曾踢澗中龍拳頭要打山下虎指定天宮叫罵天蓬元帥踏開地府要拿催命判官裸形赤體醉魔君放火殺人花和尚

魯智深看看來到山門下兩箇門子遠遠地望見拿着竹

篋來到山門下攔住魯智深便喝道你是佛家弟子如何
 墮得爛醉了上山來你須不瞎也見庫局裡貼的曉示但
 凡和尚破戒吃酒決打四十竹篋趕出寺去如門子縱容
 醉的僧人入寺也吃十下你快下山去饒你幾下竹篋魯
 智深一者初做和尚二來舊性未改睜起雙眼罵道直娘
 賊你兩個要打洒家俺便和你廝打門子見勢頭不好一
 箇飛也似入來報監寺一箇虛拖竹篋攔他智深用手隔
 過又開五指去那門子臉上只一掌打得浪浪踉踉却待
 掙側智深再復一拳打倒在山門下只是叫苦智深道洒
 家饒你這廝浪浪踉踉攔入寺裡來監寺聽得門子報說
 叫起老郎火工直廳轎夫三二十人各執白木棍棒從西

廊下搶出來却好迎着智深智深望見大吼了一聲却似
 嘴邊起箇霹靂大踏步搶入來衆人初時不知他是軍官
 出身次後見他行得兇了慌忙都退入藏殿裡去便把亮
 榻閤上智深搶入塔來一拳一脚打佛開亮榻三二十人都
 趕得沒路奪條棒從藏殿裡打將出來監寺慌忙報知長
 老長老聽得急引了三五箇侍者直來廊下喝道智深不
 得無禮智深雖然酒醉却認得是長老撇了棒向前來打
 箇問訊指着廊下對長老道智深吃了兩碗酒又不曾撩
 撥他們他衆人又引人來打洒家長老道你看我面快去
 睡了明日却說魯智深道俺不看佛老面洒家直打死你
 那幾個禿驢長老叫侍者扶智深到禪床上撲地便倒了

不笑便
不成衆
僧了

們曾諫長老來今日如何本寺那里容得這等野猫亂了
清規長老道雖是如今眼下有些囉哩後來却成得正果
無奈何且看趙貞外檀越之面容恕他這一番我自明日
叫去埋冤他便了衆僧要笑冷笑道好箇沒分曉的長老各自
散去歇息次日早齋罷長老使侍者到僧堂裡坐禪處喚
智深時尚兀自未起待他起來穿了直裰赤佛着脚一道烟
走出僧堂來侍者吃了一驚趕出外來尋時却走在佛殿
後撒尿侍者忍笑不住等他淨了手說道長老請你說話
智深跟着侍者到方丈長老道智深雖是箇武夫出身今
來趙貞外檀越剃度了你我與你摩頂受記教你一不可

殺生二不可偷盜三不可邪淫四不可貪酒五不可妄語
此五戒乃僧家常理出家人第一不可貪酒你如何夜來
吃得大醉打了門了傷壞了藏殿上朱紅榻子又把火工
道人都打走了口出喊聲如何這般所為智深跪下道今
番不敢了長老道既然出家如何先破了酒戒又亂了清
規我不看你施主趙貞外面定赴你出寺再後休犯智深
起來合掌道不敢不敢長老留在方丈裏安排早飯與他
吃又用好言語勸他取一領細布直裰一雙僧鞋與他智
深教回僧堂去了昔大唐一箇名賢姓張名旭作一篇醉
歌行單說那酒端的做得好道是

金甌激灑傾歡伯 雙手擎來兩眸白 延頸長舒似

玉虹 燕吞猶恨江湖窄 昔年侍宴玉皇前 敵飲
都無兩三客 蟠桃爛熟堆珊瑚 瓊液濃斟浮琥珀
流霞暢飲數百杯 肌膚潤澤腮微赤 天地聞知酒
量洪 勅令受賜三千石 飛仙勸我不記數 酩酊
神清爽筋骨 東君命我賦新詩 笑指三山詠標格
信筆揮成五百言 不覺尊前墮巾幘 宴罷昏迷不
記歸 乘鸞誤入雲霓宅 仙童扶下紫雲來 不辨
東西與南北 一飲千鍾百首詩 草書亂散縱橫劃
但凡飲酒不可盡歡常言酒能成事酒能敗事便是小膽
的吃了也胡亂做了大膽何況性高的人再說這魯智深
自從吃酒醉開了這一場一連三四箇月不敢出寺門去

忽一日天色暴熱是二月間天氣離了僧房信步踏出山
門外立地看着五臺山喝采一回猛聽得山下叮叮噹噹
的響聲順風吹上山來智深再回僧堂裡取了些銀兩揣
在懷裡一步步走下山來出得那五臺福地的牌樓來看
時原來却是一箇市井約有五七百家智深看那市鎮
上時也有賣肉的也有賣菜的也有酒店麪店智深尋思
道。干。呆。麼。俺。早。知。有。這。箇。去。處。不。奪。他。那。桶。酒。吃。也。自。下
來。賣。些。吃。這。幾。日。熬。得。清。水。流。且。過。去。看。有。甚。東。西。買。些
吃。聽。得。那。響。處。却。是。打。鉄。的。在。那。里。打。鉄。間。壁。一。家。門。上
寫。着。父。子。客。店。智。深。走。到。鉄。匠。舖。門。前。看。時。見。三。箇。人。打
鉄。智。深。便。道。兀。那。待。詔。有。好。鋼。鉄。麼。那。打。鉄。的。看。見。魯。智

深腮邊新剃暴長短鬚戩戩地好添瀨人先有五分怕他
那待詔住了手道師父請坐要打甚麼生活智深道酒家
要打條禪杖一口戒刀不知有上等好鉄麼待詔道小人
這里正有些好鉄不知師父要打多少重的禪杖戒刀但
憑分付智深道酒家只要打一條一百斤重的待詔笑道
重了師父小人打怕不打了只恐師父如何使得動便是
関王刀也。只有八十一斤重智深焦燥道俺便不及関
王他也只是箇人。待詔道小人好心只可打條四五十
斤的也。十分重了智深道便依你說比関王刀也打八十
一^佛斤的待詔道師父肥了不好看又不中使依着小人好
生打一條六十二斤的水磨禪杖與師父使不動時休怪

小人戒刀已說了不用分付小人自用十分好鉄打造在
此智深道兩件家生要幾兩銀子待詔道不討價實要五
兩銀子智深道俺便依你五兩銀子你若打得好時再有
賞你王待詔接了銀兩道小人便打在此智深道俺有些
碎銀子在這里和你買碗酒吃待詔道師父穩便小人起
趨些生活不及相陪智深離了鉄匠人家行不到三二十
步見一個酒墜子挑出在房簷上智深掀起簾子入到裡
面坐下敲那桌子叫道將酒來賣酒的主人家說道師父
少罪小人住的房屋也是寺裡的本錢也是寺裡的長老
已有法旨但是小人們賣酒與寺裡僧人吃了便要追了
小人們本錢又趕出屋因此只得休怪智深道胡亂賣些

與酒家吃。俺須不說是你家便了。店主人道：胡亂不得。師父別處去吃。休怪。休怪。智深只得起身，便道：酒家別處吃得。却來和你說話。出得店門，行了幾步，又望見一家酒旗，見直挑出在門前。智深一直走進去，坐下，叫道：主人家，快把酒來賣與俺吃。店主人道：師父，你好不曉事。長老已有法旨，你須也知。却來壞我們衣飯。智深不肯動身。三回五次，那里肯賣。智深情知不肯起身，又走連走了三五家，都不肯賣。智深尋思：一計若不生個道理，如何能勾酒吃。遠地杏花深處，市稍盡頭，一家挑出個草帚兒來。智深走到那里看時，却是箇傍村小酒店。但見

傍村酒肆已多年，斜插桑麻古道邊。白板凳鋪賓

客坐，矮籬笆用棘荆編。破瓮窄成黃米酒，柴門

挑出布青帘。更有一般堪笑處，牛屎泥墻盡酒仙。

魯智深揭起簾子，走入村店裡來，倚着小窓坐下，便叫道：

主人家，過往僧人買碗酒吃。莊家看了一看，道：和尚，你那

里來。智深道：俺是行脚僧人遊方到此。經過要買碗酒吃。

莊家道：和尚，若是五臺山寺裡的師父，我却不敢賣與你。

吃。智深道：酒家不是你快將酒賣來。莊家看見魯智深這

般模樣，聲音各別，便道：你要打多少酒。智深道：休問多少。

大碗只顧篩來，約莫也吃了十來碗酒。智深問道：有甚肉

把一盤來吃。莊家道：早來有些牛肉都賣沒了，只有些菜

蔬在此。智深猛聞得一陣肉香，走出空地上看時，只見墻

邊沙鍋裡煮着一隻狗在那里智深便道你家見有狗肉
 如何不賣與俺吃莊家道我怕你是出家人不吃狗肉因
 此不來問你智深道洒家的銀子有在這里就將銀子遍
 與莊家道你且賣半隻與俺吃那莊家連忙取半隻熟狗
 肉搗些蒜泥將來放在智深面前智深大喜用手扯那狗
 肉蘸着蒜泥吃一連又吃了十來碗酒吃得口滑只顧要
 吃那里肯住莊家倒都呆了叫道和尚只恁地罷智深睡
 起眼道洒家又不白吃你的管俺怎地莊家道再要多少
 智深道再打一桶來莊家只得又拿一桶來智深無移時
 又吃了這桶酒剩下一脚狗腿把來揣在懷裡臨出門又
 道多的銀子明日又來吃嚇得莊家目睜口呆因知所措

地他蓋反

看見他早望五臺山上去了智深走到半山亭子上坐了
 一回酒却湧上來跳起身口裏道俺好些時不曾拽拳使
 脚覺道身體都困倦了洒家且使幾路看下得亭子把兩
 隻袖子搭在手裡上下左右使了一回使得力發只一膀
 子搨在亭子柱上佛只聽得刮刺刺一聲嚮亮把亭子住打
 折了坍了亭子半邊門子聽得半山裡嚮高處看時只見
 魯智深一步一擲搶上山來兩個門子叫道苦也前日這
 畜生醉了今番又醉得不小可便把山門關上把拴拴了
 只在門縫裡張時見智深搶到山門下見開了門把拳頭
 搨鼓也似敲門兩個門子那里敢開智深敲了一回扭過
 身來看了左邊的金剛喝一聲道你這個鳥大漢不替俺

敲門却拿着拳頭嚇洒家俺須不怕你跳上臺基把刺子
 只一拔却似拖葱般拔開了拿起一根折木頭去那金剛
 腿上便打簌簌的泥和顏色都脫下來門子張見道苦也
 只得報知長老智深等了一回調轉身來看着右邊金剛
 喝一聲道你這厮張開大口也來笑洒家便跳過右邊臺
 基上把那金剛脚上打了兩下只聽得一聲震天價嚮那
 尊金剛從臺基上倒撞下來智深提着折木頭大笑兩個
 門子去報長老長老道休要惹他你們自去只見這首座
 監寺都寺并一應職事僧人都到方丈稟說這野猫今日
 醉得不好把半山亭子山門下金剛都打壞了如何是好
 長老道自古天子尚且避醉漢何況老僧乎若是打壞了

金剛請他的施主趙員外自來塑新的倒了亭子也要他
 修蓋這箇且由他衆僧道金剛乃是山門之主如何把來
 換過長老道休說壞了金剛便是打壞了殿上三世佛也
 沒奈何只可迴避他你們見前日的行兇麼衆僧出得方
 丈都道好箇團團竹的長老門子你且休開門只在裡面
 聽智深在外面大叫道直娘的禿驢們不放洒家入寺時
 山門外討把火來燒了這箇鳥寺衆僧聽得叫只得叫門
 子拽了大拴由那畜生入來若不開時真箇做出來門子
 只得捻脚捻手把拴拽了飛也似閃入房裡躲了衆僧也
 各自迴避只說那魯智深雙手把山門盡力一推撲地擗
 將入來吃了一交扒將起來把頭摸一摸直逩僧堂來到

得選佛場中禪和子正打坐間看見智深揭起簾子鑽將
入來都吃一驚盡低了頭智深到得禪床邊喉嚨裡咯咯
地響看着地下便吐衆僧都聞不得那臭箇箇道善哉齊
掩了口鼻智深吐了一回扒上禪床解下縵把直裰帶子
都必必剝剝扯斷了脫下那脚狗腿來智深道好好正肚
飢哩扯來便吃衆僧看見便把袖子遮了臉上下肩兩箇
禪和子遠遠地躲開智深見他躲開便扯一塊狗肉看着
上首的道你也到口上首的那和尚把兩隻袖子死掩了
臉智深道你不吃把肉望下首的禪和子嘴邊塞將去那
和尚躲不迭却待下禪床智深把他擗耳朵揪住將肉便
塞對床四五箇禪和子跳過來勸時智深撒了狗肉提起

拳頭去那光腦袋上剝剝剝只顧鑿滿堂僧衆大喊起
來都去櫃中取了衣鉢要走此亂喚做捲堂大散首座那
里禁約得住智深一昧地打將出來大半禪客都躲出廊
下來監寺都寺不與長老說知叫起一班職事僧人點起
老郎火工道人直廳轎夫約有一二百人都執杖叉棍棒
盡使手巾盤頭一齊打入僧堂來智深見了大吼一聲別
無器械搶入僧堂裡佛面前推翻供卓搥兩條卓脚從堂
裡打將出來但見

心頭火起口角雷鳴奮八九尺猛獸身軀吐三千丈凌
雲志氣按不住殺人怪胆圓睜起捲海雙睛直截橫衝
似中箭投崖虎豹前奔後湧如着鎗跳澗豺狼直饒揭

帝也難當便是金剛須供手恰似頓斷絨絳錦鶻子猶
如扯開鉄鎖火糊猱

當時曾智深輪兩條卓脚打將出來衆多僧行見他來得
兇了都拖了棒退到廊下智深兩條卓脚着地捲將來衆
僧早兩下合攏來智深大怒指東打西指南打北只饒了
兩頭的當時智深直打到法堂下只見長老喝道智深不
得無禮衆僧也休動手兩邊衆人被打傷了十數箇見長
老來各自退去智深見衆人退散撇了卓脚叫道長老與
酒家做主此時酒已七八分醒了長老道智深你連累殺
老僧前番醉了一次攪擾了一場我教你兄趙負外得知
他寫書來與衆僧陪話今番你又如此大醉無禮亂了清

規打坍了亭子又打壞了金剛這箇且由他你攪得衆僧
捲堂而走這箇罪業非小我這里五臺山文殊菩薩道場
千百年清淨香火去處如何容得你這等穢汚你且隨我
來方丈裡過幾日我安排你一箇去處智深隨長老到方
丈去長老一面叫職事僧人留住衆禅客再回僧堂自去
坐禅打傷了的和尚自去將息長老領智深到方丈歇了
一夜次日真長老與首座商議收拾了些銀兩賚發他教
他別處去可先說與趙負外知道長老隨即修書一封使
兩箇直廳道人逕到趙負外莊上說知就裡立等回報趙
負外看了來書好生不然回書來拜覆長老說道壞了的
金剛亭子趙某隨即備價來修智深任從長老發遣長老

得了回書便叫侍者取領皂布直裰一雙僧鞋十兩白銀
房中喚過智深長老道智深你前番一次大醉鬧了僧堂
便是誤犯今次又大醉打壞了金剛坍了亭子捲堂鬧了
選佛場你這罪業非輕又把衆禪客打傷了我這里出家
是箇清淨去處你這等做甚是不好看你趙檀越面皮與
你這封書投一箇去處安身我這里決然安你不得了
我夜來看了贈汝四句偈言終身受用智深道師父教弟子
那里去安身立命願聽俺師四句偈言真長老指着魯智
深說出這幾句言語去這箇去處有分教這人笑揮禪杖
戰天下英雄好漢怒掣戒刀砍世上逆子讒臣直教名馳
塞北三千里証果江南第一州畢竟真長老與智深說出

七言語來且聽下回分解

李和尚曰此回文字分明是箇成佛作祖圖若是那班
閉眼合掌的和尚決無成佛之理何也外面模樣儘好
看佛性反無一些如魯智深吃酒打人無所不爲無所
不做佛性反是完全的所以到底成了正果筭來外面
模樣看不得人濟不得事此假道學之所以可惡也與
此假道學之所以可惡也與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五

第五回

小霸王醉入銷金帳
花和尚大鬧桃花村

詩曰

禪林僻去入禪林 知己相逢義斷金 且把威風驚
賊膽 謾將妙理悅禪心 綽名久喚花和尚 道號
親名魯智深 俗願了時終證果 眼前爭柰沒知音
話說當日智真長老道智深你此間決不可住了我有一
箇師弟見在東京大相國寺住持喚做智清禪師我與你
這封書去投他那里討箇職事僧做我夜來看看了贈汝四
句偈言你可終身受用記取今日之言智深跪下道酒家

水滸傳卷之五

三

中每見牛羊入圈落日帶煙生碧霧斷霞映水散紅光
溪邊釣叟移舟去野外村童跨犢歸

魯智深因見山水秀麗貪行了半日赶不上宿頭路中又
没人作伴那里投宿是好又赶了三二十里田地過了一
條板橋遠遠地望見一簇紅霞樹木叢中閃着一所莊院
莊後重重疊疊都是亂山魯智深道只得投莊上去借宿
逕逦到莊前看時見數十箇莊家忙忙急急搬東搬西魯
智深到莊前倚了禪杖與莊客打箇問訊莊客道和尚日
晚來我莊上做甚的智深道小僧赶不上宿頭欲借貴莊
投宿一宵明早便行莊客道我莊上今夜有事歇不得智
深道胡亂借酒家歇一夜明日便行莊客道和尚快走休

此上之
不至

在這里討死智深道也是怪哉歇一夜打甚麼不緊怎地
便是討死莊家道去便去不去時便捉來縛在這里魯智
深大怒道你這廝村人好沒道理俺又不曾說甚的便要
綁縛洒家莊家們也有罵的也有勸的魯智深提起禪杖
却待要發作只見莊裡走出一箇老人來但見

鬍鬚似雪髮髻如霜行時肩曲頭低坐後耳聾眼暗頭
裹三山煖帽足穿四縫寬靴腰間條繫佛頭青身上羅
衫魚肚白好似山前都土地正如海底老龍君

那老人年近六旬之上拄一條過頭拄杖走將出來喝問
莊客你們鬧甚麼莊客道可柰這箇和尚要打我們智深
便道小僧是五臺山來的和尚要上東京去幹事今晚赶

不上宿頭借貴莊投宿一宵莊家那厮無禮要綁縛洒家
那老人道既是五臺山來的僧人隨我進來智深跟那老
人直到正堂上分賓主坐下那老人道師父休要恠莊家
們不省得師父是活佛去處來的他作繁華一例相看老
漢從來敬重佛天三寶雖是我莊上今夜有事權且留師
父歇一宵了去智深將禪杖倚了起身打箇問訊謝道感
承施主小僧不敢動問貴莊高姓老人道老漢姓劉此間
喚做桃花村鄉人都叫老漢做桃花莊劉太公敢問師父
俗姓喚做甚麼諱字智深道俺的師父是智真長老與俺
取了箇諱字因洒家姓魯喚做魯智深太公道師父請吃
些晚飯不知肯吃葷腥也不魯智深道洒家不忌葷酒遮

佛

莫甚麼。渾。清。白。酒。都。不。揀。選。牛。肉。狗。肉。但。有。便。吃。太。公。道
既。然。師。父。不。忌。葷。酒。先。叫。莊。客。取。酒。肉。來。沒。多。時。莊。客。掇
張。卓。子。放。下。一。盤。牛。肉。三。四。樣。菜。蔬。一。雙。筋。放。在。魯。智。深
面。前。智。深。解。下。腰。包。肚。包。坐。定。那。莊。客。旋。了。一。壺。酒。拏。一
隻。盞。子。篩。下。酒。與。智。深。吃。這。魯。智。深。也。不。謙。讓。也。不。推。辭。
無。一。時。一。壺。酒。一。盤。肉。都。吃。了。太。公。對。席。看。見。呆。了。半。晌
莊。客。搬。飯。來。又。吃。了。擡。過。卓。子。太。公。分。付。道。胡。亂。教。師。父
在。外。面。耳。房。中。歇。一。宵。夜。間。如。若。外。面。熱。鬧。不。可。出。來。窺
望。智。深。道。敢。問。貴。莊。今。夜。有。甚。事。太。公。道。非。是。你。出。家。人
閑。管。的。事。智。深。道。太。公。緣。何。模。樣。不。甚。喜。歡。莫。不。怪。小。僧
來。攪。擾。你。麼。明。日。洒。家。筭。還。你。房。錢。便。了。太。公。道。師。父。聽

說我家如常齋僧布施那爭師父一箇只是我家今夜小女招夫以此煩惱魯智深呵呵大笑道男大湏婚女大必嫁這是人倫大事五常之禮何故煩惱太公道師父不知這頭親事不是情願與的智深大笑道太公你也是箇痴漢既然不兩相情願如何招贅做箇女婿太公道老漢止有這箇小女今年方得一十九歲被此間有座山喚做桃花山近來山上有兩箇大王扎了寨柵聚集着五七百人打家劫舍此間青州官軍捕盜禁他不得因來老漢莊上討進奉見了老漢女兒撇下二十兩金子一疋紅錦爲定禮選着今夜好日晚間來入贅老漢莊上又和他爭執不得只得與他因此煩惱非是爭師父一箇人智深聽了道

原來如此小僧有箇道理教他回心轉意不要娶你女兒如何太公道他是箇殺人斬眼魔君你如何能勾得他回心轉意智深道洒家在五臺山真長老處學得說因緣便是鉄石人也勸得他轉今晚可教你女兒別處藏了俺就你女兒房內說因緣勸他便回心轉意太公道好却甚好只是不要捋虎鬚智深道洒家的不是性命你只依着俺行並不要說有洒家太公道却是好也我家有福得遇這箇活佛下降莊客聽得都吃一驚太公問智深再要飯吃麼智深道飯便不要吃有酒再將些來吃太公道有有隨卽叫莊客取一隻熟鷺大碗斟將酒來叫智深盡意吃了三二十碗那隻熟鷺也吃了叫莊客將了包裹先安放

房裡提了禪杖帶了戒刀問道太公你的女兒躲過了不曾太公道老漢已把女兒寄送在鄰舍莊裡去了智深道引洒家新婦房內去太公引至房邊指道這裏面便是智深道你們自去躲了太公與衆莊客自出外面安排筵席智深把房中一椅獨卓都撥過了將戒刀放在牀頭禪杖把來椅在牀邊把銷金帳子下了脫得赤條條地跳上牀去坐了太公見天色看看黑了叫莊客前後點起燈燭熒煌就打麥場上放下一條卓子上面擺着香花燈燭一面叫莊客大盤盛着肉大壺温着酒約莫初更時分只聽得山邊鑼鳴鼓響這劉太公懷着鬼胎莊家們都捏着兩把汗盡出莊門外看時只見遠遠地四五十火把照曜如同白日一簇人馬飛遶莊上來但見

霧鎖青山影裡滾出一夥沒頭神煙迷綠樹林邊擺着幾行爭食鬼人人兇惡箇箇猙獰頭巾都戴茜根紅袖襖盡披楓葉赤纓鎗對對圍遮定吃人心肝的小魔王梢棒雙雙簇捧着不養爹娘的真太歲高聲齊道賀新郎山上大蟲來下馬

劉太公看見便叫莊客大開莊門前來迎接只見前遮後擁明晃晃的都是器械旗鎗盡把紅綠絹帛縛着小嘍囉頭巾邊亂插着野花前面擺着四五對紅紗燈籠照着馬上那箇大王怎生打扮但見

頭戴撮尖乾紅凹面巾鬚傍邊插一枝羅帛像生花上

穿一領圍虎體挽絨金繡綠羅袍腰繫一條稱狼身銷
金包肚紅胳膊着一雙對掩雲跟牛皮靴騎一匹高頭
捲毛大白馬

那大王來到莊前下了馬只見衆小嘍囉齊聲賀道帽兒
光光今夜做箇新郎衣衫窄窄今夜做箇嬌客劉太公慌
忙親捧臺盞斟下好箇一杯好酒跪在地下衆莊客都跪着那
大王把手來扶道你是我的丈人如何倒跪我女婿太公道休
說這話老漢只是大王治下管的人戶那大王已有七八
分醉了呵呵大笑道我與你家做箇女婿也不虧負了你
你的女兒成匹配我也好我的哥哥大頭領不下山來教傳
示你劉太公把了下馬杯來到打麥場上見了香花燈獨

便道泰山何須如此迎接那里又飲了三杯來到廳上喚
小嘍囉教把馬去繫在綠楊樹上小嘍囉把鼓樂就廳前
擺將起來大王上廳坐下叫道在和尚房丈人我的夫人在那里太
公道便是怕羞不敢出來大王笑道且將酒來我與丈人
回敬那大王把了一杯便道我且和夫人廝見了却來吃
酒未遲那劉太公一心只要那和尚勸他便道老漢自引
大王去拏了燭臺引着大王轉入屏風背後直到新人房
前太公指與道此間便是請大王自入去太公拏了燭臺
一直去了未知凶吉如何先辦一條走路那大王推開房
門見裡面黑洞洞地大王道你看我那丈人是箇做家的
人房裡也不點碗燈由我那夫人黑地裡坐地空說明日叫小

新話 人必知 卷之五
嘍囉山寨裡扛一桶好油來與他點魯智深坐在帳子裡

都聽得忍住笑不做一聲那大王摸進房中叫道娘子你

如何不出來接我你休要怕羞我明日要你做壓寨夫人

一頭叫娘子一面摸來摸去一摸摸着銷金帳子便揭起

來探一隻手人去摸時摸着魯智深的肚皮被魯智深就

勢劈頭巾帶角兒揪住一按按將下牀來那大王却待掙

扎魯智深把右手捏起拳頭罵一聲直娘賊連耳根帶額

子只一拳那大王叫一聲做甚麼便打老公魯智深喝道

教你認的老婆拖倒在牀邊拳頭脚尖一齊上打得大王

叫救人劉太公驚得呆了只道這早晚正說因緣勸那大

王却聽的裡面叫救人太公慌忙把

一齊搶將入來眾人燈下打一看時只見一箇胖大和尚

赤條條不着絲騎翻大王在牀面前打為頭的小嘍囉

叫道你眾人都來救大王眾小嘍囉一齊拖鎗拽棒打將

入來救時魯智深見了撒下大王牀邊綽了禪杖着地打

將出來小嘍囉見來得兇猛發聲喊都走了劉太公只管

叫苦打鬧裡那大王扒出房門遶到門前摸着空馬樹上

拆枝柳條托地跳在馬背上把柳條便打那馬却跪不去

大王道苦也畜生也來欺負我再看時原來心慌不曾解

得韁繩連忙扯斷了騎着搵馬飛走出得莊門大罵劉太

公老驢休慌不怕你飛了把馬打上兩柳條不喇喇地馱

做得好

人箇

新舊

一家兒了魯智深說道休怪無禮也取衣服和直掇來酒家穿了說話莊家去房裡取來智深穿了太公道我當初只指望你說回緣勸他回心轉意誰想你便下拳打他這一頓定是去報山寨裡大隊強人來殺我家智深道太公休慌俺說與你酒家不是別人俺是延安府老種經畧相公帳前提轄官爲因打死了人出家做和尚休道這兩箇鳥人便是一二千軍馬來酒家也不怕他你們衆人不信時提俺禪杖看莊客們那里提得動智深接過來手裡一似撚燈草一般使起來太公道師父休要走了去却要救護我們一家兒使得智深道甚麼閑話俺死也不走太公道且將些酒來師父吃休得要抵似醉了魯智深道酒家

一分酒只有一分本事十分酒便有十分的氣力太公道恁地時最好我這里有的是酒肉只顧教師父吃且說這桃花山大頭領坐在寨裡正欲差人下山來探聽做女壻的二頭領如何只見數箇小嘍囉氣急敗壞走到山寨裡叫道苦也苦也大頭領連忙問道有甚麼事慌做一團小嘍囉道二哥哥吃打壞了大頭領大驚正門備細只見報道二哥哥來了大頭領看時只見一頭領紅巾也沒了身上綠袍扯得粉碎下得馬倒在廳前口裡說道哥哥救我一救大頭領問道怎麼來二頭領道兄弟下得山到他莊上入進房裡去耐那老驢把女兒藏過了却教一箇胖和尚躲在他女兒牀上我却不提防揭起帳子摸一摸吃

那厮揪住一頓拳頭脚尖打得一身傷損那厮見衆人入來救應放了手提起禪杖打將出去因此我得脫了身拾得性命哥哥與我做主報仇大頭領道原來恁地你去房中將息我與你去拏那賊秃來喝叫左右快備我的馬來衆小嘍囉都去大頭領上了馬綽鎗在手盡數引了小嘍囉一齊納喊下山去了再說魯智深正吃酒俚莊客報道上山大頭領盡數都來了智深道你等休慌洒家但打翻的你們只顧縛了解去官司請賞取俺的戒刀來魯智深把直裰脫了拽扎起下面衣服跨了戒刀大踏步提了禪杖出到打麥場上只見大頭領在火把叢中一騎馬搶到莊前馬上挺着長鎗高聲喝道那秃驢在那里早早出來

次箇勝負魯智深大怒罵腌臢打脊潑才叫你認得洒家輪起禪杖着地捲將來那大頭領逼住鎗大叫道和尚且休要動手你的聲音好厮熟你且通箇姓名魯智深道洒家不是別人老种經畧相公帳前提轄魯達的便是如今出了家做和尚喚做魯智深那大頭領呵呵大笑滾鞍下馬撇了鎗撲翻身便拜道哥哥別來無恙可知二哥着了你的手魯智深只道賺他托地跳退數步把禪杖收住定睛看時火把下認得不是別人却是江湖上使鎗棒賣藥的教頭打虎將李忠原來強人下拜不說此二字爲軍中不利只喚做剪拂此乃吉利的字樣李忠當下剪拂了起來扶住魯智深道哥哥緣何做了和尚智深道且和你到裏

面說話劉太公見了。又只叫苦。這和尚原來也。是一路魯智深到裡面。再把直裰穿了。和李忠都到廳上。敘舊魯智深坐在正面。喚劉太公出來。那老兒不敢向前。智深道。太公休怕他。他是俺的兄弟。李忠坐了。第二位太公坐了。第三位魯智深道。你二位在此。俺自從渭州三拳打死了鎮關西。逃走到代州。鴈門縣。因見了酒家。賣發他的金老。那老兒不曾回東京去。却隨箇相識。也在鴈門縣住。他那箇女兒。就與了本處一箇財主。趙員外。和俺厮見了好生相敬。不想官司追捉的。酒家要緊。那員外陪錢去送俺。五臺山智真長老。處落髮爲僧。酒家因兩番酒後。鬧了僧堂。本師長老與俺一封書。教酒家去東京大相國寺投托智清。

禪師討箇職事僧做。因爲天晚到這莊上投宿。不想與兄弟相見。却纔俺打的那漢是誰。你如何又在這裡。李忠道。小弟自從那日與哥哥在渭州酒樓前。同史進三人分散。次日聽得說哥哥打死了鄭屠。我去尋史進商議。他又不。知投那里去了。小弟聽得差人緝捕慌忙也走了。却從這山下經過。却纔被哥哥打的那漢。先在這裡。桃花山扎寨。喚做小霸王周通。那時引人下山來。和小弟厮殺。被我贏了他。留小弟在山上爲寨主。讓第一把交椅。教小弟坐了。以此在這裡。落草。智深道。既然兄弟在此。劉太公這頭親事。再也休題他。止有這箇女兒。要養終身。不爭被你。把了去。教他老人家失所。太公見說了大喜。安排酒食出來。管

惡姻緣
又做了綠

待二位小叟囉們每人兩箇饅頭兩塊肉一大碗酒都教吃飽了太公將出原定的金子段疋魯智深道李忠兄弟你與他收了去這件事都在你身上李忠道這箇不妨事且請哥哥去小寨住幾時劉太公也走一遭太公叫莊客安排轎子擡了魯智深帶了禪杖戒刀行李李忠也上了馬太公也坐了一乘小轎却早天色大明衆人上山來智深太公到得寨前下了轎子李忠也下了馬邀請智深入寨中向這聚義廳上三人坐定李忠叫請周通出來周通見了和尚心中怒道哥哥却不與我報仇倒請他來寨裡讓他上面坐李忠道兄弟你認得這和尚麼周通道我若認得他時却不吃他打了李忠笑道這和尚便是我日

佛

佛

常和你說的三拳打死鎮關西的便是他周通把頭摸一摸叫聲呵呀撲翻身便剪拂魯智深答禮道休怪衝撞三箇坐定劉太公立在面前魯智深便道周家兄弟你來聽俺說劉太公這頭親事你却不知他只有這箇女兒養老送終承祀香火都在他身上你若娶了教他老人家失所他心裡怕不情願你依着酒家把來棄了別選一箇好的原定的金子段疋將在這裡你心下如何周通道並聽大哥言語兄弟再不敢登門智深道大丈夫作事却休要翻悔周通折箭爲誓劉太公拜謝了納還金子段疋自下山回莊去了李忠周通椎牛宰馬安排筵席管待了數日引魯智深山前山後觀看景致果是好座桃花山生得兇怪

四圍峯峻。單單只一條路上去。四下里漫漫都是亂草。智深看了道：果然好險隘去處。住了幾日。魯智深見李忠周通不是箇慷慨之人。作事慳吝。只要下山。兩箇苦留那里。肯住。只推道：俺如今既出了家。如何肯落草。李忠周通道：哥哥既然不肯落草。要去時。我等明日下山。但得多少。盡送與哥哥。作路費。次日山寨裡一面殺羊宰豬。且做送路筵席。安排整頓。却將金銀酒器。設放在卓上。正待入席飲酒。只見小嘍囉報來。見山下有兩輛車。十數箇人來也。李忠周通見報了。點起衆多小嘍囉。只留一兩箇伏侍魯智深飲酒。兩箇好漢道：哥哥只顧請自在吃兩杯。我兩箇下山去。取得財來。就與哥哥送行。分付已罷。引領衆人上山。

去了。且說這魯智深尋思道：這兩箇人好生慳吝。見放着有許多金銀。却不送與俺。直等他去打劫得別人的。送與洒家。這箇不是把官路當人情。只苦別人洒家。且教這厮吃俺一驚。便喚這幾箇小嘍囉。近前來篩酒吃。方纔吃得兩盞。跳起身來。兩拳打翻兩箇小嘍囉。便解胳膊。做一塊兒。細了口裡。都塞了些麻核桃。便取出包裹。打開沒要緊的都撇了。只拿了卓上金銀酒器。都踏匾了。拴在包裹胸前。度牒袋內藏了。真長老的書信。跨了戒刀。提了禪杖。頂了衣包。便出寨來。到後山打一望。時都是嶮峻之處。又沒深草存躲。洒家從前山去時。以定吃那厮們撞見。不如就此間滾將下去。先把戒刀和包裹拴了。望下丟落去。又把

禪杖也擗落去却把身望下只一滾骨碌碌直滾到山脚
 邊並無傷損魯智深跳將起來尋了包裹跨了戒刀拿了
 禪杖拽開脚手投東京便走再說李忠周通下到山邊正
 迎着那數十箇人各有器械李忠周通挺着鎗小嘍囉納
 人內有一箇便燃着朴刀來問李忠一來一往一去一回
 聞了十餘合不分勝負周通大怒趕向前來喝一聲衆小
 嘍囉一齊都上那夥客人抵當不住轉身便走有那走得
 遲的盡被搦死七八箇劫了車子財物和着凱歌慢慢地
 上山來到得寨裡打一看時只見兩箇小嘍囉捆做一塊
 在亭柱邊卓子上金銀酒器都不見了周通解了小嘍囉

命或周
 通去
 太公
 上公
 女塔
 何卓
 白齊
 尚也
 不得

問其備細魯智深那里去了小嘍囉說道把我兩箇打翻
 網縛了捲了若干器皿都拏了去周通道這賊禿不是好
 人倒着了那厮手脚却從那里去了團團尋踪跡到後山
 見一代草木平平地都滾倒了周通看了道這禿驢到是
 箇老賊這般嶮峻山岡從這裡滾了下去李忠道我們趕
 了去問他討也羞那厮一場周通道罷罷賊去了關門那
 里去趕便趕得着時也問他取不成倘有些不然起來我
 和你又敵他不過後來倒難厮見了不如罷手後來倒好
 相見我們且自把車子上包裹打開將金銀段疋分作三
 分我和你各捉一分一分賞了衆小嘍囉李忠道是我不
 合引他上山折了你許多東西我的這一分都與了你周

李忠周通自和同死同生休認地計較看官牢記話頭
這李忠周通自在桃花山打劫再說魯智深離了桃花山
放開脚步從早晨只走到午後約莫走了五六十里多路
肚裡又飢路上又沒箇打火處尋思早起只顧貪走不曾
吃得些東西却投那里去好東觀西望猛然聽得遠遠地
鈴鐸之聲魯智深聽得道好了不是寺院便是宮觀風吹
得簷前鈴鐸之聲酒家且尋去那里投齋不是魯智深投
那箇去處有分教到那里斷送了十餘條性命生靈一把
火燒了有名的靈山古跡直教黃金殿上生紅焰碧玉堂
前起黑煙畢竟魯智深投甚麼寺觀來且聽下回分解

李和尚曰人說魯智深桃花山上竊取了李忠周通的
酒器以爲不是丈夫所爲殊不知智深後來作佛正在
此等處去何也率性而行不拘小節方是成佛作祖根基
若瞻前顧後第一計十幾何不向假道學門風去也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五終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六

第六回

九紋龍剪邈赤松林 魯智深火燒瓦罐寺

詩曰

萍踪浪跡入東京 行盡山林數十程 古刹今番經

劫火 中原從此動刀兵 相國寺中重掛搭 種蔬

園內且經營 自古白雲無去住 幾多變化任縱橫

話說魯智深走過數箇山坡見一座大松林一條山路隨

着那山路行去走不得半里擡頭看時却見一所敗落寺

院被風吹得鈴鐸響看那山門時上有一面舊朱紅牌額

內有四箇金字都昏了寫着瓦罐之寺又行不得四五丈

步過座石橋再看時一座古寺已有年代入得山門裏仔細看來雖是大刹好生崩損但見

鐘樓倒塌殿宇崩摧山門盡長蒼苔經閣都生碧蘚釋迦佛蘆芽穿膝渾如在雪嶺之時觀世音荆棘纏身却似守香山之日諸天壞損懷中鳥雀營巢帝釋欹斜口內蜘蛛結網方丈淒涼廊房寂寞沒頭羅漢這法身也受災殃拆背金剛有神通如何施展香積厨中藏兔穴龍華臺上印狐踪

魯智深入得寺來便投知客寮去只見知客寮門前大門也沒了四圍壁落全無智深尋思道這箇大寺如何敗的恁地直入方丈前看時只見滿地都是燕子糞門上

把鎖鎖着鎖上盡是蜘蛛網智深把禪杖就地下搨羊道過往僧人來投齋叫了半日沒一箇答應回到香積厨下看時鍋也沒了竈頭都揭損智深把包裹解下放在齋使者面前提了禪杖到處尋去尋到厨房後面一間小屋見幾箇老和尚坐地一箇箇面黃肌瘦智深喝一聲道你們這和尚好沒道理由洒家叫喚沒一箇應那和尚搖手道不要高聲智深道掩是過往僧人討頓飯吃有甚利害老和尚道我們三日不曾有飯落肚那里討飯與你吃智深道俺是五臺山來的僧人粥也胡亂請洒家吃半碗老和尚道你是活佛去處來的僧我們合當齋你爭奈此寺中僧衆走散並無一粒齋糧老僧等端的餓了三日知

深道胡說這等一箇大去處不信沒齋糧老和尚道我這里是箇非細去處只因是十方常住被一箇雲遊和尚引着一箇道人來此住持把常住有的沒的都毀壞了他一箇無所不爲把衆僧趕出去了我幾箇老的走不動只得在這里過因此沒吃飯智深道胡說量他一箇和尚一箇道人做得甚事却不去官府告他老和尚道師父你不知這里衙門又遠便是官軍也禁不的他這和尚道人好生了得都是殺人放火的人如今向方丈後面一箇去處安身智深道這兩箇喚做甚麼老和尚道那和尚姓崔法號道成綽號生鉄佛道人姓丘排行小乙綽號飛天夜叉兩箇那里似箇出家人只是綠林中強賊一般把這出

影占身體智深正問間猛聞得一陣香來智深提了棍槌過後面打一看時見一箇土竈蓋着一箇草蓋氣騰騰撞將起來智深揭起看時煮着一鍋粟米粥智深罵道這幾箇老和尚沒道理只說三日沒飯吃如今見煮一鍋粥出家人何故說謊那幾箇老和尚吃智深尋出粥來只得苦把碗碟鈴頭杓子水桶都搶過了智深肚飢沒奈何見了粥要吃沒做道理處只見竈邊破漆春臺只有些灰塵在面上智深見了人急智生便把禅杖倚了就竈邊拾把草把春臺揩抹了灰塵雙手把鍋掇起來把粥望春臺只一傾那幾個老和尚都來搶粥吃吃幾口被智深推一交倒的倒了走的走了智深却把手來捧那粥吃

吃幾口那老和尚道我等端的三日沒飯吃却纔去村里抄化得這些粟米胡亂熬些粥吃你又吃我們的智深。五七口聽得了這話便撇了不吃只聽得外面有人嘲歌智深洗了手提了禪杖出來看時破壁子裡望見一箇道人頭戴皂巾身穿布衫腰繫雜色縵脚穿麻鞋挑着一擔兒一頭是一箇竹籃兒裏面露些魚尾并荷葉托着些肉一頭擔着一瓶酒也是荷葉蓋着口裡嘲歌 唱道
你在東時我在西 你無男子我無妻 我無妻時猶閒可 你無夫時好孤恓
那幾個老和尚趕出來指與智深道這箇道人便是飛大夜叉丘小乙智深見指說了便提着禪杖隨後跟去那

人不知智深在後面跟來只顧走入方丈後牆裡去智隨即跟到裡面看時見綠槐樹下放着一張卓子鋪着此盤饌三箇盞子三雙筋子當中坐着一箇胖和尚生的眉如漆刷眼似黑墨脫胎的一身橫肉胸脯下露出黑肚皮來邊廂坐着一箇年幼婦人那道人把竹籃放下也來坐地智深走到面前那和尚吃了一驚跳起身來便道請師兄坐同吃一盞智深提着禪杖道你這兩箇如何把寺來廢了那和尚便道師兄請坐聽小僧說智深睜着眼道你說你說那和尚道在先救寺十分好箇去處田庄又廣僧衆極多只被廊下那幾箇老和尚吃酒撒潑將錢養女巨老禁約他們不得又把長老排告了出去因此把寺來都

廢了僧眾盡皆走散田土已都賣了小僧却和這箇道人
 新來住持此間正欲要整理山門修蓋殿宇智深道這
 人是誰却在這裡吃酒那和尚道師兄容稟這箇娘子他
 是前村王有金的女兒在先他的父親是本寺檀越如今
 消乏了家私近日好生狼狽家間人口都沒了丈夫又患
 病因來敝寺借米小僧看施主檀越面取酒相待別無他
 意只是敬禮師兄休聽那幾箇老畜生說智深聽了他這
 篇話又見他如此小心便道耐幾箇老僧戲弄酒家提
 了禪杖再回香積厨來這幾箇老僧方纔吃些粥正在那
 里看見智深嗔忿的出來指着老和尚道原來是你這
 箇壞了常住由自在俺面前說謊老和尚們一齊都道

公不明

兄休聽他說見今養着一箇婦女在那里他恰纔見你
 戒刀禪杖他無器械不敢與你相爭你若不信時再去
 遭看他和你怎地師兄你自尋思他們吃酒吃肉我們粥
 也沒的吃恰纔只怕師兄吃了智深道也說得是倒提了
 禪杖再往方丈後來見那角門却早關了智深大怒只一
 脚踢開了搶入裡面看時只見那生鉄佛崔道成仗着一
 條朴刀從裡面赶到槐樹下來搶智深智深見了大吼一
 聲輪起手中禪杖來鬪崔道成怎見的兩箇和尚比試
 一箇把袈裟不着手中斜刺朴刀來一箇將直裰牢拴

是亦必可

掌內橫飛禪杖去一箇咬牙必剥渾如敬德戰秦瓊
 箇睜眼圓輝好似張飛迎呂布一箇盡世不看梁武懺

一箇半生懶念法華經

那箇生鉄佛崔道成手中燃着朴刀與智深厮併兩箇一
來一往一去一回鬪了十四五合那崔道成鬪智深不過
只有架隔遮攔掣仗躲閃抵當不住却待要走這丘道人
見他當不住却從背後拏了條朴刀大踏步搠將來智深
正鬪間只聽的背後脚步響却又不敢回頭看他霎時見
一箇人影來喝道有暗筭的人叫一聲着那崔道成心慌
只道着他禪杖托地跳出圈子外去智深却便回身正好
三箇摘脚兒厮見崔道成和丘道人兩箇又併了十合之
上智深一來肚裡無食二來走了許多路途三者當不的
他兩箇生力只得賣箇破綻拖了禪杖便走兩箇撚着

刀直殺出山門外來智深又鬪了十合鬪他兩箇不過
了禪杖便走兩箇赶到石橋下坐在闌干上再不來趕
深走了二里喘息方定尋思道洒家的包裹放在監齋佛
者面前只顧走來不曾拿得路上又沒一分盤纏又是飢
餓如何是好待要回去又敵他不過他兩箇併我一箇枉
送了性命信步望前面去行一步懶一步走了幾里見前
面一箇大林子都是赤松樹但見

虬枝錯落盤數千條赤脚老龍怪影參差立幾萬道紅
鱗巨蟒遠觀却似判官鬚近看宛如魔鬼髮誰將鮮血

洒林梢疑是朱砂鋪樹頂

俗殺

魯智深看了道好座猛惡林子觀看之間只見樹影裡



原件短缺

箇人探頭探腦望了一望吐了一口唾閃入去了智深看了道俺猜着這箇撮鳥是箇剪徑的強人正在此間等哩賣見酒家是箇和尚他道不利市吐一口唾走入去了那厮却不是鳥晦氣撞了酒家酒家又一肚皮鳥氣正沒處發落且剝那厮衣裳當酒吃提了禪杖逕搶到松林邊喝一聲兀那林子裡的撮鳥快出來那漢在林子裡聽的大笑道我晦氣他倒來惹我就從林子裡拿着朴刀背翻身跳出來喝一聲充驢你自當死不是我來尋你智深道教你認的洒家輪起禪杖搶那漢那漢撚着朴刀來鬪和尚恰待向前肚裡尋思道這和尚聲音好熟便道兀那和尚你的聲音好熟你姓甚智深道俺且和你鬪三百合却

人見和尚輸了便仗着朴刀來協助這邊史進見了便樹林子裏跳將出來大喝一聲都不要走掀起笠兒挺着朴刀來戰丘小乙四箇人兩對厮殺鬪的一似畫閣上的但見

和尚鬪禪僧勇猛鉄禪杖飛一條玉蟒鋒朴刀併萬道霞光壯士翻身恨不得平吞了宇宙道人縱步只待要撼動了乾坤八臂相交有如三戰呂布一聲響亮不要若四座天王溪邊鬪處鬼神驚橋上戰時山石裂

智深與崔道成正鬪到間深裡智深得便處喝一聲着只一禪杖把生鉄佛打下橋去那道人見倒了和尚無心戰賣箇破綻便走史進喝道那里去赶上望後心一朴刀

撲地一聲響道人倒在一邊史進踏入去調轉朴刀望下
面只顧肱肢肱察的搨智深趕下橋去把崔道成後身一
禪杖可憐兩箇強徒化作南柯一夢正是從前作過事無
幸一齊來智深史進把這丘小乙崔道成兩箇屍首都縛
了攏在澗裡兩箇再打入寺裡來香積厨下那幾箇老和
尚因見智深輸了去怕崔道成丘小乙來殺他已自都吊
死了智深史進直走入方丈後角門內看時那箇擄來的
婦人投井而死直尋到裡面八九間小屋打將入去並無
一人只見包裹已拏在彼未曾打開智深道既有了包裹
依原背了再尋到裡面只見牀上三四包衣服史進打明
都是衣裳包了些金銀揀好的包了一包袱背在身上

到廚房見有酒有肉兩箇都吃飽了竈前縛了兩箇火
撥開火爐炭上點着燄騰騰的先燒着後面小屋燒到門
前再縛幾箇火把直來佛殿下後檐點着燒起來湊巧風
緊刮刮雜雜地火起竟天價燒起來怎見的好火但見
濃煙滾滾烈燄騰騰頃臾間燎徹天關頃刻時燒開地
戶燎飛禽翅盡墜雲霄燒獸走毛焦投澗壑多無一霎
佛殿盡通紅那有半朝僧房俱變赤恰似老君推倒煉
丹爐一塊火山連地滾

智深與史進看着等了一回四下火都着了二人道梁園
雖好不是久戀之家俺二人只好撒開二人廝趕着行了
一夜天色微明兩箇遠遠地望見一簇人家看來是箇村

鎮兩箇投那村鎮上來獨木橋邊一箇小小酒店但見

柴門半掩布幕低垂酸醜酒瓮土牀邊墨畫神仙塵壁

上村童量酒想非滌器之相如醜婦當壚不是當時之

卓氏壁間大字村中學究醉時題架上蓑衣野外漁郎

乘興當好

智深史進來到村中酒店內一面吃酒一面叫酒保買些肉來借些米來打火做飯兩箇吃酒訴說路上許多事務吃了酒飯智深便問史進道你今投那里去史進道我如今只得再回少華山去投逯朱武等三人入了夥且過幾時却再理會智深見說了道兄弟也是便打開包裹取此金銀與了史進二人拴了包裹拿了器械還了酒錢二

出得店門離了村鎮又行不過五七里到一箇三岔路

智深道兄弟須要分手洒家從東京去你休相送你打州須從這條路去他日却得相會若有箇便人可通箇信息來往史進拜辭了智深各自分了路史進去了只說智深自往東京在路又行了八九日早望見東京入得城來但見

千門萬戶紛紛朱翠交輝三市六街濟濟衣冠聚集鳳閣列九重金玉龍樓顯一派玻璃鸞笙鳳管沸歌臺象板銀箏鳴舞榭滿日軍民相慶樂太平豐稔之年四方商旅交通聚富貴榮華之地花街柳陌衆多嬌艷名姬楚館秦樓無限風流歌妓豪門富戶呼盧公子王孫買

笑景物奢華無比。並只疑閬苑與蓬萊。

智深看見東京熱鬧市井。諠譁來到城中。陪箇小心問人。道大相國寺在何處。街坊人荅道。前面州橋便是。智深提了禪杖。便走早來到寺前。入得山門。看時。端的好一座大刹。但見

山門高聳梵宇清幽。當頭勅額字分明。兩下金剛形勢。猛五間大殿龍鱗瓦砌。碧成行四壁僧房龜背磨磚花。嵌縫鐘樓森立。經閣巍峩。幡竿高峻。接青雲寶塔依稀。侵碧漢木魚橫掛。雲板高懸。佛前燈燭熒煌。爐內香煙繚繞。幢幡不斷。觀音殿接祖師堂。寶蓋相連。水陸會通。羅漢院時時護法。諸天降歲。歲降魔尊者來。

智深進得寺來。東西廊下看時。逕投知客寮內。去道人見報。與知客無移時。知客僧出來見了智深。生的兇猛。担着鉄禪杖。跨着戒刀。背着箇大包裹。先有五分懼他。知客問道。師兄何方來。智深放下包裹。禪杖打箇問訊。知客回了問訊。智深說道。小徒五臺山來。本師真長老有書在此。着小僧來投上刹。清大師長老處。討箇職事。僧做知客道。既是真大師長老有書。劄合當同到方丈裡去。知客引了智深。直到方丈。解開包裹。取出書來。拏在手裡。知客道。師兄。你如何不知體面。卽目長老出來。你可解了戒刀。取出那七條坐具。信香來禮拜長老。使得智深道。你却何不早說。隨卽解了戒刀。包裹內取出片香一炷。坐具七條。半晌。

沒做道理。處知客又與他披了袈裟，教他先鋪坐具。知客問道：「有信香在那里？」智深道：「甚麼信香？」只有一炷香在此。知客再不和他說，肚裡自疑忌了。少刻只見智清禪師兩箇使者引着出來，禪椅上坐了。知客向前打箇問詢，稟道：「這僧人從五臺山來，有真禪師書在此。」上達本師清長老道：「好好師兄，多時不曾有法帖來。」知客叫智深道：「師兄，把書來禮拜長老。」只見智深先把那炷香插在爐內，拜了三拜，將書呈上。清長老接書，把來拆開看時，上面寫道：「智真和尚合掌白言：賢弟清公大德禪師，不覺天長地隔，別顏睽遠。雖南北分宗，千里同意。今有小逸敝寺檀越趙員外，剃度僧人智深，俗姓是延安府老種經畧相公帳前提。」

官魯達爲因打死了人情，愿落髮爲僧。二次因醉鬧了堂職事人，不能和順。特來上刹，萬望作職事人員收錄。甚切不可推故。此僧久後正果，非常千萬容留。珍重。清長老讀罷來書，便道：「遠來僧人，且去僧堂中暫歇吃些齋飯。」智深謝了，收拾起坐具七條，提了包裹，拏了禪杖戒刀，跟着行童去了。清長老喚集兩班許多職事僧人，盡到方丈，乃言：「汝等衆僧在此，你看我師兄智真禪師好沒分曉。這箇來的僧人，原來是經畧府軍官爲因打死了人，落髮爲僧。二次在彼鬧了僧堂，因此難着他。你那里安他的，却推來與我待要，不收留他。師兄如此萬千，嗚付不可推故。待要着他在這里，倘或亂了清規，如何使得？」知客道：

正出家人
何必
入以
家入
模

便是弟子們看那僧人全不似出家人模樣本寺如何安
着得他都寺便道弟子尋思起來只有酸棗門外退居廨
宇後那片菜園如常被營內軍健們并門外那二十來箇
破落戶時常來侵害縱放羊馬好生囉唆一箇老和尚在
那里住持那里敢管他何不教智深去那里住持倒敢管
的下清長老道都寺說的是教侍者去僧堂內客房裡等
他吃罷飯便喚將他來侍者去不多時引着智深到方丈
裡清長老道你既是我師兄真大師薦將來我這寺中掛
搭做箇職事人員我這敝寺有箇大菜園在酸棗門外岳
廟間壁你可去那里住持管領每日教種地人納十擔菜
蔬餘者都屬你用度智深便道本師真長老着小僧投土

刹討箇職事僧做却。不教俺做箇都寺監寺如何教酒家
去管菜園首座便道師兄你不省得你新來掛搭又不
有功勞如何便做得都寺這管菜園也是箇大職事人員
了智深道酒家不管菜園俺只要做都寺監寺首座又道
你聽我說與你僧門中職事人員各有頭項且如小僧做
箇知客只理會管待往來客官僧衆假如維那侍者書記
首座這都是清職不容易得做都寺監寺提點院主這箇
都是掌管常住財物你纔到的方丈怎便得上等職事還
有那管藏的喚做藏主管殿的喚做殿主管閣的喚做閣
主管化緣的喚做化主管浴堂的喚做浴主這箇都是主
事人員中等職事還有那管塔的塔頭管飯的飯頭管茶

要思量
出身便
不與尋
常和尚

的茶頭管菜園的菜頭管東廁的淨頭這箇都是頭事人員末等職事假如師兄你管了一年菜園好便陞你做箇塔頭又管了一年好陞你做箇浴主又一年好纔做監寺畢竟箇裏人智深道既然如此也有出身時洒家明日便去話休絮煩清長老見智深肯去就留在方丈裡歇了當日議定了職事隨即寫了榜文先使人去菜園裡退居廨宇內掛起庫司榜文明日交割當晚各自散了次早清長老陞法座押了法帖委智深管菜園智深到座前領了法帖辭了長老背上包裹跨了戒刀禪杖和兩箇送入院的和尚直來酸棗門外廨宇裡來住持且說菜園左近有二三十箇賭博不成才破落戶潑皮泛常在園內偷盜菜蔬靠着養身因

來偷菜看見廨宇門上新掛一道庫司榜文上說大相國寺仰委管菜園僧人魯智深前來住持自明日爲始掌事並不許閑雜人等入園攪擾那幾箇潑皮看了便去與衆破落戶商議道大相國寺裡差一箇和尚甚麼魯智深來管菜園我們趁他新來尋一場鬧一頓打下頭來教那廨伏我們數中一箇道我有一箇道理他又不曾認的我我們如何便去尋的鬧等他來時誘他去糞窖邊只做叅賀他雙手搶住脚翻筋斗擲那廨下糞窖去只是小耍他衆潑皮道好好商量已定且看他來却說魯智深來到廨宇退居內房中安頓了包裹行李倚了禪杖挂了戒刀那數箇種地道人都來叅拜了但有一應鎖鑰盡行交割那兩

箇和尚同舊住持老和尚相別了盡回寺去且說智深出到菜園地上東觀西望看那園圃只見這二三十箇潑皮拿著些菓盒酒禮都嘻嘻的笑道聞知和尚新來住持我們鄰舍街坊都來作慶智深不知是計直走到糞窖邊來那夥潑皮一齊向前一箇來搶左脚一箇來搶右脚指望來攔智深只教智深脚尖起處山前猛虎心驚拳頭落時海內蛟龍喪膽正是方圓一片閑園圃目下排成小戰場那夥潑皮怎的來攔智深且聽下回分解

李和尚曰如今世上都是瞎子耳無一箇有眼的看人只是皮相如魯和尚却是箇活佛倒叫他不似出家人



